

七日談

(廣東篇)

從文化根脈傳承看十五運開幕式的中式美學

蔣述卓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以其獨特的藝術語言，完成了一場中式美學的當代演繹。這不是對文化傳統的簡單復刻，也不是對現代藝術炫技的盲目追隨，而是一次對中華文化根脈的傳承，深入到中華美學精神內核後的創造性轉化。

從開幕式的總體主題設計上看，總導演聚焦於兩大方面，即「同」和「圓」。開幕式的三大篇章就由「同根同源」「同心同緣」「同夢同圓」組成，以此講述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文化根源、攜手開闢新的時代以及走向未來的壯闊歷程。它的舞台以「同心圓」為核心視覺符號，象徵三地的地理相接、文化同源以及「同心共圓中國夢」的使命擔當。

「同」是中華文化中理想主義的集中表達。「大同」的社會理想產生於遙遠的古代，先秦時期就有這種古樸的理想。《禮記·禮運》中有對大同社會的系統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通過選人才，講誠信，修睦好，達到尊老愛幼，贍養矜寡孤獨及廢疾者，人皆可親。人有職業名分，物產豐盈，社會平安，天下為家。這是中華民族在早期就有的人性和社會治理的自覺意識，是在中華文化高揚的旗幟，代表着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對「同」追求的效果是「和」，但中國人的思維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通變」的辯證思想指導下，又講「求同存異」「和而不同」。這就是說只要大的目標一致，可以存在一定的區別。而「和」則是在總體和諧情狀下可以保持一定的「異」，或者說「和」就是由各自的「異」經過調和而達成的，正如美味的「羹」是由各種原料配合而調製出來，其味就是「和」。正是在這種社會理想的指導下，中華民族文化的連續性、統一性、包容性、創造

性、和平性才得以充分表現。

與「同」緊密聯繫的則是「圓」。十五運開幕式巧妙地使用漢語「YUAN」的音義轉換，將「源」「緣」「圓」統一在三個篇章中，而最後落腳的則是「圓」。三地的文化同源，三地有語緣、地緣、親緣，最後可以統一在大灣區的「同心圓」之內，统一到「同心共圓、中華夢圓」上，以表達一種喜慶、吉祥的和美境界和美好願望。

中國文化早就有崇尚「圓」的文化因素，先秦時期在時空觀上就根據《易經》「無往不復」的宇宙運行觀念，產生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圓」不僅是一種哲學、美學和文化意象，也代表了宇宙、生命、社會與藝術的理想境界。推及到社會與倫理方面，為人處世講「圓融」，家庭倫理講「花好月圓」「團團圓圓」，中秋與春節節日的核心也是「團圓」，團圓是中國人最深層的家庭情感訴求和倫理要求。在文學藝術領域，故事結構常追求「大團圓」結局，這種敘事模式反映出民眾對善惡有報、生活圓滿的普遍心理訴求。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正是中華民族大團圓的體現，現在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正是三地一家親團圓辦喜事的大事件，所以要打造濃厚的喜慶氣氛。開幕式的三大篇章就以「團圓」的敘事展開。十五運的吉祥物命名為「喜洋洋」「樂融融」，演出中由港粵兩地著名演員汪明荃和曾小敏共同演唱代表吉祥和美的《彩雲追月》，機器人敲擊青銅句鐘複製品所奏樂曲是《彩雲追月》，連頒獎時伴奏音樂也有《彩雲追月》的因素融於其中，隱喻運動員「追雲逐月」拼搏之後所獲得的圓滿與喜悅。多種元素的整合在整體上烘托出運動會的圓滿和諧。

開幕盛典將中國文化中水的哲學意蘊發揮得淋漓盡致。水，在中國美學中從來不只是自然元素，它是老子筆下「上善若水」的德行象徵，是孔子眼中「逝者如斯」的時間隱喻，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人格比附，是中國山水畫中虛實結合的藝術智慧，還是民間「因水興財」的符號轉譯。水舞台上的表演，光影勾勒出的不是水的形態，而是水的精神——流動、包容、生生不息、無往而不利。舞者們跳起象徵紅棉綻放的集體舞蹈，動作如流水般柔韌而有力，恰如《道德經》所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這種以意取象、得意忘形的表現方式，正是中國藝術精神的核心——不執著於形似，而追求神似，不滿足於感官，而直達心靈。導演還專門安排舞者山朮在水中獨舞，其動作軌跡讓單個舞者與大海相融，生成水天人一體以及水月相映的意境，靈動而宏闊；當數百名武術表演者用棍子在水中擊打出火花，隨即化作點點星光，創造出魔幻星空的美學效果。這種互動關係，暗合了中國美學中「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

學觀念。

開幕式的主題曲《天海一心》還是以水為核心意象，用「一滴水」融入大海象徵個體能量匯聚成共生共榮的強國力量，用「一汪水」象徵大灣區的包容、融合、堅韌及其一方責任，用「一彎月」來象徵三地「同看一輪月，同守一片天」的協同發展，以此來喚起大灣區人的文化共鳴和情感交融，也預示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融入世界，與全國人民一起走向星辰大海。而水月意象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典意象，如早在唐代，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就創造出水月交織、天海一色的詩歌意象，並表達出一種歷史縱深感以及對人生和宇宙關係的透徹理解。《天海一心》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傳承了古人的情思，通過周深空靈純淨的聲音唱出，傳達了當代灣區人對水的深情和大胸懷、大氣魄的宏大情懷。

十五運的美學實踐告訴我們，中式美學的當代轉化，關鍵在於理解其精神內核而非表面形式。十五運中式美學的探索，回應了一個時代性的文化命題：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精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而又能被世界理解的審美語言，這種既具有文化根脈又面向未來的創造性轉化實踐或許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11月9日，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現場表演。 新華社

家園



如是我見 王燕婷

我最喜歡於夜色降臨時分，仰望一棟棟樓宇，看着橘色的燈光將窗口點亮，香港夜色的美流淌在各種霓虹的閃爍間，一個個家為香江夜色塗上一抹抹溫暖。而那天，巨大的火焰舔舐香港午後的天空，一格格曾亮着暖黃燈光的窗，吐出濃煙，或是豁然洞開，像失明者空洞的眼眶。一位住在低層的男住戶被困在了家中。他用文字寫下了當時的心情。那時濃煙已滲入房門的縫隙，門外，倉皇出逃的鄰居夫婦，在灼熱的走廊裏無措。他沒有猶豫，打開門，手臂一伸，便將兩個顫抖的身體拉進了那尚算安全的方寸之地。他收到身在國外的媽媽打來的電話，背景是火焰的怒吼與救援的嘈雜，他的聲音卻穩了下去：「消防救咗我喇唔使擔心。」生者與生者之間，因隔着山海與謊言而無限拉近的、死別般的哀慟。後來，當消防員雲梯的鳴鳴在窗外響起，當生的通道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現，他側身讓到一邊，說：「你們先走。」自己等待消防員再次施於救助。此刻，他環視這個他無比熟悉卻一片狼藉的「家」：孩子的玩具、妻子重視的東西……太多想帶走的，太多帶不走的。而此時更大的問題並不是這些，他正處於生死未卜的情形之下。

看到他描述的文字，不能不使人惘然淚下。所幸，這位心中有大愛的男住戶最後得到了救援。但是，那個讓他牽掛的「家」毫無疑問被火吞噬了。日常生活中，關於「家」的概念，於我們而言，是一個稍顯遲鈍的背景。我們或許每一天都會提及它，但那種慣性的存在，並沒能讓我們感知它是何等重要的

存在。有時，我們或許還會嫌棄它太小，牆壁泛黃，格局陳舊。我們也會在家中和家人為瑣事怨怒，互相看不慣，互相嫌棄。我們抱怨那扇門內的天地，有着日復一日的平庸與煩悶。直到那一夜，火焰將它照得通透，也照見了我們心底那一直存在、卻從未如此清晰的深淵。我們才猛地驚覺，那個被我們挑剔的、不完美的所在，竟是在這浩蕩人世間唯一的圓點。從這個點出發，我們度量世界，也總要回到這個點，才能確認自己的位置。

一個純粹而不純粹的空間。每一次回到家，打開門，再掩上門。這一方天地開始無私地收納我們最不堪的疲憊，最私密的眼淚，也見證我們最微小的歡欣。它的每一個位置每一個角落，都有我們存在的痕跡。它是我們身體與靈魂共同認得的、獨一無二的坐標。我們稱它為「家」，為「家園」。「家」是那具體的、可觸摸的屋檐與燈火，是我們的家業根基；「園」則是這屋檐下生長出的、無形的眷戀與記憶。它是一個圓，將我們溫柔地包裹其中，為我們遮蔽最猛烈的風雨，也為我們滋養最豐盈的內心。

一場慘烈的大火把無辜的生命帶走，把人們幾十年苦心經營的「家」毀於一旦。那些精心挑選的牆漆顏色，孩子在冰箱上壓住的紙條上稚嫩的筆跡，陽台上一季季開落的茉莉，廚房裏日積月累的煙火氣，都在一夜之間歸還給物理世界。然而人總要回家。因為回家的渴望，比火更原始，比廢墟更持久。家園的「園」，本就不是堅不可摧的城堡，而是一個用記憶園圍起來的場域。哪怕物理空間傾頹，只要還有人在清晨想起某扇窗外的鳥鳴，在雨天記起某處漏水的嗒嗒聲，這個「園」就還在以另一種形式生長。



客居人語 姚船

在潮汕地區，「菜脯」是一款極普通小菜，但因其味道獨特，可作「主」菜，也甘當配角；可上地攤，也入宴席；可在窮人簡陋的飯枱出現，也可在富人閃光的餐廳亮相。

菜脯、鹹菜和魚露，俗稱潮汕「三寶」。在以前缺衣少食年代，窮苦人家沒錢買魚肉，有時也買不起青菜，只能拿出一片自家醃製的菜脯，放在碟裏當作一餐配菜，將就着把兩碗白粥送進肚裏。菜脯的鹹香中和着清淡的白粥，也使口腔裏有了滋味。

在我少年記憶中，菜脯炒蛋是不少家庭的拿手菜，不管春夏秋冬，不受季節影響，菜脯炒蛋是很受一般民眾喜愛的菜式。

菜脯炒蛋製法十分簡單：把菜脯略為浸泡洗淨，切碎下鍋炒香，然後倒入蛋液中，拌勻後再倒入鍋中，煎至金黃略焦即可。菜脯的鹹香與雞蛋的清香結合，那股香味，飄逸整個廚房，瞬時令人胃口大開。夾一小塊放入口中，輕輕咀嚼，還能嘗到菜脯纖

「菜脯」奇香

維的清爽。這款菜式，大人小孩都受落，可說是潮汕百姓小廚房出品的「長壽菜」。

老菜脯燉雞，同樣是一道家常經典潮菜，卻有另一番滋味。所謂老菜脯，是指醃製了多年，呈鮮亮黑色並有薄薄一層油光的菜脯，適量與雞同燉，令雞湯格外甘醇、香甜。因為經過長時間醃製發酵的菜脯，自身的化學反應已把味道提升到另一層次，就像陳皮越老越好。冬天時喝一碗老菜脯雞湯，暖心暖胃，是潮汕人至愛。

而老菜脯加老陳皮，是高檔美食佳饌的絕好輔料。把陳皮、老菜脯加上蝦米、乾貝、老抽等材料製成醬，然後一小匙一小匙點放在東星斑或鰻魚上蒸，魚肉的鮮甜注入陳皮菜脯的馥香，令舌尖味蕾的享受更上一層樓。

其實，菜脯作為輔料的範圍十分廣泛，魚肉類自不說，現在連炒飯、炒粿和一些小食都會加入，增加香氣和口感。

在潮汕地區，幾乎每家每戶都有製作菜脯，因用途廣泛，且製作簡單。其主要材料是白蘿蔔。白蘿蔔富含維生素C、微量元素鈣，且纖維多。潮汕地區由於土質和氣候適宜，冬至前後，白蘿

蔔大量上市，價格十分便宜。當地人把白蘿蔔叫「菜頭」，製菜脯叫「滴菜脯」，步驟可用三個字概括：曬、醃、藏。

「菜頭」洗淨切條，然後放在竹編的笊篩中曬乾，放入陶罐或小缸中，一層層撒上海鹽，分量視各家各戶自身愛好和經驗，然後用石頭壓住，盡量去其水分，封蓋後放置陰涼處。大概半年左右，菜脯就可食用。此時呈土黃色，醃得越久顏色越深，「藏」了十年或以上可稱老菜脯，年份越久越珍貴。

有一次，汕頭舊同學來電，知我有點感冒胃口不開，立即建議我用老菜脯煲粥吃，說很開胃。我笑了，加拿大哪來的潮汕老菜脯？那邊聽了也哈哈大笑，並開玩笑說，我快遞一包給你！

無法享受老菜脯，但這裏中式超市還是能買到一般菜脯的，只是換了名字，叫「蘿蔔乾」。而且，中式酒樓的點心中，有一款叫「潮州粉角」，裏面的餡除了肉末、花生和芹菜，必有菜脯粒，所以，每次飲茶，我們必點它。

菜脯，極普通的食材，經精心調製，煥發出奇香；正如平凡的人，經努力奮鬥，也能創造奇跡。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自由談 莊文龍

《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關於這兩句詩，有謂友人間之投桃報李者，也有謂男女間之表白示愛者。若從後說，則「郎有心，妾有意」的意思甚為明瞭：女子投送木瓜表示情意，男子回贈美玉表示答謝。情況類近於今日的情人節，女生向心儀對象贈送巧克力，對方回贈示意，正是兩情相悅的結果。然而，讀詩之餘，我們可能會問，一位弱質女流又如何將偌大的木瓜投向心儀之人呢？木瓜可以，西瓜又可以嗎？更何況，這麼大的一個木瓜，縱然瓜不被「掙爛」，也不能確保人不被「掙爛」。

其實，據學者研究，此詩之木瓜並非今日廣東人常用作煲湯的橙色果肉之「番木瓜」，而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宣木瓜」。前者又叫萬壽果，英文是Papaya，屬熱帶、亞熱帶大型草本植物，這種肉厚味甜的水果原產於南美洲，最早大約於十二世紀才傳入中國（時為南宋）。而後者於中國古稱為木

瓜，乃貼梗海棠（薔薇科木瓜海棠屬落葉灌木）的果實，雖可食用，但今天更多用於入藥。因此，也有人將前者喚作「水果木瓜」，而將後者稱作「中藥木瓜」。重點是，宣木瓜體形較細（約手掌大小），所以一般女子也絕對有能力拋擲而出。至於古人為何要用擲果、投瓜等方式示愛呢？有說源自遠古狩獵採集時代的職責分工。因為男性以狩獵為主，而女性以採集為主，植物果實既然是女性象徵，那麼女子以花草、瓜果作為交往時的定情信物，便是自然不過。另有說，瓜果之多籽特性寓意多子，故贈送瓜果也算是古人交往的一種暗示。

就上詩而言，有人認為「投」不一定是投擲動作，而只表報答、贈送之意。也有人認為，詩中的「木瓜」並非真正水果，而只是一種瓜型木刻。然而，此二解也未必準確，因為成語「擲果盈車」的故事，其實也算是保留了詩中投果示愛的傳統。《晉書·潘岳傳》便記：「（潘）岳姿儀，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世說新語注》也引用裴啟《語林》曰：「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意思是當時有位

美男子叫潘岳，用今天的話說便是像明星一樣「帥得沒邊」，走到哪裏都能收穫一大幫「粉絲」、「followers」圍觀。甚至每次出行時，女士們都爭相向他的座駕投擲果子以表愛慕之情，致使其車滿載而歸。我想，如果潘先生願意，大可以開一家「花果山超市」直播賣貨，賺它一筆「生果金」的打賞呢。值得一提的是，《晉書》在寫完潘岳後便提到另一位男子：「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與之類似，《世說新語·容止》在寫完潘岳後，也提到：「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儔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只因張載和左思長得醜，出行時便每每落得個滿載瓦石、亂唾而歸的下場，真的是應了那句「有比較就有傷害」。

話說回來，今時今日若要在情人節、紀念日表白送禮，其實也不必想破腦袋、大費周章的，學學古人送瓜送果，豈不古雅？例如戀愛時送熱情果，暗示熱情如火；結婚後送蓮子，表示連生貴子。總之，物輕情義重，最重要的便應如那段廣告對白：「留低嘅係一份心意，而唔係一個負擔。」

叢林聖殿



市井萬象



十二月四日，河北石家莊，「叢林聖殿——墨西哥瑪雅文明展」現場，美洲豹型旗座吸引市民眼球。該展由河北博物院與墨西哥國家文物局聯合推出，匯聚二百零九件（組）瑪雅古典時期（約公元二百五十年至一千年）珍貴文物。

中新社